

秋花香里听蜂鸣

□黄志昌

秋天不仅有果实，还有相当多的花竞相开放：庭院里，桂花、菊花、芙蓉、美人蕉等植物装扮秋色；山坡上，野菊、芦苇、马兰、野百合和各种叫不出名字的小花点缀其间；田间，玉米花、高粱花、南瓜花等随风摇曳，红的，白的，紫的，黄的，蓝的，散落于满目淡黄的秋色里，为旷野送去美丽与生机，可谓“红阳暖暖繁花盛，绿叶舒舒硕果香”。

山间的小路旁、开阔的空地上、草坪上……水清鱼跃，花香诱蜂来。那些走南闯北的蜂农在临时搭建的帐篷里“安营扎寨”，守护着一只又一只方形的蜂箱，少则几十箱，多则数百箱，整齐有序，“一”字摆开。蜜蜂成群结队在大山里飞舞忙碌，在枝头百唱千吟，开始它们的“酿制工程”。据慈溪来的蜂农说，四明山上植被丰富、野花繁多，又因为光照适时，故产蜜率高。于是，蜂农总准时赴约，绝不错过这场黄金花宴。

秋花香里听蜂鸣，或是浅唱低吟，或是轻歌曼舞……据我观察，花丛里忙碌着的有椭圆个儿、色泽淡黄的异地“客蜂”，

也有本地野蜂，都在寻寻觅觅。那身子是深褐色的，瘦瘦长长，内行人一眼就能分辨出野蜂的种类。外来的“客蜂”形圆体小、叫声轻盈动听。相比之下，本地野蜂更具有山野气息，也更强健一些，叫声显得尖锐。然而，不管是主是客，也不管是“雅”是“野”，它们都是勤劳的。有花开放的地方，便有蜜蜂忙碌的身影。正如唐代诗人罗隐所云：“不论平地与山尖，无限风光尽被占。采得百花成蜜后，为谁辛苦为谁甜？”

傍晚，我路过一丛金黄色的野菊花，听见“嗡嗡”的声音，动听轻柔。“啊，是小蜜蜂！”我高兴地说。出于好奇，我蹲下身子观察起来，只见一只蜜蜂从一朵花里出来，又转入另一朵花。它的脚一蹬一蹬，屁股不时地动，身子一纵一纵，头还不时地在里面转来转去。我想，这时，它正在使蛮劲，想把花里的花粉全采完。约莫过了半分钟，它又转入另一朵花，不一会儿，它就爬遍了十朵花。我再仔细一瞧，哇，它的脚上全是毛茸茸的花粉。它抖抖翅膀，哼着小曲，准备满载而归了。

我循着这只蜜蜂飞的方向，找到了不远处的蜂巢，闲聊起来。我有幸听到蜂农讲蜜蜂采花酿蜜的情况：“不管什么植物，只要一开花，蜜蜂就闲不住。这也许是它们的本能。这几天，秋花吐芳，忙得蜜蜂忘了早晚，有时还趁着月光出来采花酿蜜。你看，要吃晚饭了，这些小家伙才陆续回来。它们就是这样，整天采花酿蜜，整天劳动吟唱……”蜂农的一席话让我想起葛显庭的《咏蜂》：“三百天来九州跑，南疆北国采花娇。终日酿蜜身心劳，甜蜜人间世人效。”

因为小时候上山常被蜇，所以我不喜欢在山里活动的野蜂，甚至惧它们、恨它们。有一次，踩进茅草丛里的地蜂窝，我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它们包围了，被蜇了几十口，致使整个脸部红肿。说起此事，我至今还毛骨悚然。又有一次，为了挂在树上的蜂窠，我无意间碰到了马蜂窝。顷刻间，一群褐色的马蜂像轰炸机一样向我袭来。我即刻原地卧倒，大气不出，一动不动，只觉得它们在我的草帽上、衣服上盘旋，持续了好几分钟才散去。有了之前的经验，这一次，我才避免被蜇。对于野蜂，我耿耿于怀。直到有一次，我发现岩缝里的

一大块野蜂蜜，有两三公斤重，拿回家后，治好了村里好多人的哮喘和便秘。我这才对野蜂有了好感。

据昆虫学家观察发现，蜜蜂也有“侦察兵”，“侦察兵”在外面找到蜜源，就吸上一点花粉，很快飞回蜂群，不停地“跳舞”。蜜源在远处，跳圆圈舞；离得较远，跳“8”字舞。跳舞时，头向上，表示蜜源在对着太阳的方向；头朝下，蜜源在背着太阳的方向。蜜蜂通过“跳舞”传递信息，很有趣，如同蚂蚁用触角碰撞的轻重程度、频率快慢来告知同伴食物的大小。动物的好多表现真是不可思议，值得借鉴。人类的许多发明，如机翼、潜水艇、荧光灯等，都是从动物身上得到启示的。

在一本书上，我了解到，为了酿1公斤蜜，200多只工蜂要在花丛和蜂房之间飞行约10万次，向千万朵鲜花取原料。由此可见，蜜蜂的劳动是伟大的，它们的奉献是惊人的。

同样，蜂农的劳动也值得赞颂，背井离乡，风餐露宿，长年累月过着“花开人来，花落人走”的流浪生活，他们为“甜蜜的事业”过着千辛万苦的追梦生活，真是可敬！

□阿文

门的出现，为墙打开了一扇窗。这是墙的悲哀，也是墙的荣光。作为一种守护，墙给人的感觉首先是一种坚实的安全，然后是一种可怕的压抑。这种矛盾源自墙的结构和功能。因为人无时无刻不在渴望一种自由或者说随心所欲的生存方式。门破墙而开，正是人这种心情的自然流露。

当墙在我们四周拔节而起，世界与我们的距离也就越来越远了，最灿烂的阳光及阳光下无数绚丽的风景也与我们擦肩而过。于是，渴望沟通的心愿慢慢地生长出了一对翅膀，那就是理解自己与了解别人。时间涌上来，不断地敲击着我们独坐屋内的心情。此刻，我们真的很渴望能有敲门声响起。“嘎吱”一声，走进来或走出去，那是一份喜悦、一份彼此真诚与理解的爱。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有朋从楼下来，亦不亦乐乎？

□赵解放

四明山区的农户对一药草情有独钟，几乎家家必备。一有头疼脑热、胸闷腹胀，立马将保存的枝、叶取出，用剪刀铰或者手指扭断其茎，放入杯中或碗中，开水一泡，凉后咕咚咕咚喝下去。虽然苦得皱眉，但喝得义无反顾。三伏天，有的人家会拿一些叶条，和茶叶一起泡，作为消食开胃、清热解暑的饮品。

这药草在山林里寻常可见，一丛丛生长着，一米多高，形似艾蒿的变种，夏日开出一串串米粒似的花，远远望去仿佛草丛上铺了一层雪，凑近能闻到一股淡淡的苦涩气息。这种药草乃书上记载的“刘寄奴”。《唐本草》记载：“刘寄奴，生江南，茎似艾蒿，长三四尺，叶似山兰草而尖长，一茎直上有穗，叶互生，其子似稗而细。”在众多中医药古籍中，“刘寄奴”是唯一以皇帝小名命名的药草。这位皇帝便是被辛弃疾形容为“金戈铁马，气吞万里如虎”的宋武帝刘裕。刘裕，字德舆，小名寄奴。《资治通鉴》记载：“彭城刘裕，生而母死，父翘侨居京口，家贫，将弃之。”刘裕被姨母救下，寄养在家中，遂有小名“寄奴”。刘寄奴出身贫寒，从军后因骁勇善战、战功卓著而不断升迁，于公元420年逼迫晋恭帝司马德文禅位，定都建康，国号“宋”，史称“刘宋”。司马光评价他：“奋起寒微，不阶尺土，讨灭桓玄，兴复晋室，北离慕容超，南枭卢循，所向无前，非其才之过人，安能如是乎！”裴子野说：“宋高祖武帝以盖代雄才，起匹夫而并六合，克国得隼，遗迹多於魏武，功施天下，盛德厚於晋宣。”李贽称他是“定乱代兴之君”，王夫之赞他“永嘉以降，仅延中国生人之气者，唯刘氏耳”。

令人好奇的是，皇帝的小名怎么成了药草名呢？最早有据可查的是南

窗是门的一种，或者说，窗是另一种门。不得已的时候，我们要破窗而入，破窗而出。在生活中，这样惊心动魄的确屡屡发生，有的还回味无穷。有的事，我们忧伤、孤独、痛苦乃至绝望的时候，窗是最体贴入微的一种慰藉。

阳光，静静地从窗外照进来，温暖的心情油然而生。我蜗居的地方，透过窗，有几棵小树，不知道什么名字，好几年了，一直瘦长孱弱。但任凭风吹雨打，这几棵小树在春日泛绿、在秋日金黄，默默无言，生生不息。每次，当我的目光与这些小树交织在一起，我总感到自己也像那些小树那么平凡地生活着，竭尽全力，争取阳光和天空。

这时，窗给予我的是一种希望、一种信心，甚至一份勇气。伫窗而立，一直是我生活的风景！

话说刘寄奴草

朝刘敬叔的《异苑》。刘敬叔与刘裕生活在同一时代，也是彭城人，彼此有交集。刘敬叔著有《异苑》十卷，卷四有《刘寄奴》一则，载刘寄奴新洲伐荻（砍芦荻），看到一条大蛇，便射箭过去，蛇受伤逃遁。第二天，刘寄奴回到原地，发现几个身穿青衣的小童在捣草叶。他好奇地问原因，小童回答：“我家大王被刘寄奴射伤，用此药敷治。”刘寄奴问：“你家大王有神力，怎么不杀刘寄奴？”小童说：“刘寄奴是王，杀不死的。”刘寄奴大声呵斥，赶走小童，拿了药便回去了。这个奇异的故事还被唐朝李延寿录入《南史》，并指出刘寄奴带回的药草治疗箭伤“一敷而愈”。于是，代代相传，苏敬的《唐本草》、郑樵的《昆虫草木略》、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、张岱的《夜航船》等古籍、药典皆有类似记载，称刘寄奴草是刘裕射蛇所得。

“汉家白蛇入本纪，况是天王旧支子。岂知苗裔在民伍，蛇鬼犹呼帝小字。”这出自宋代谢翱的《刘寄奴草词》。不难发现，刘裕“射蛇得药”的传奇，与他远祖汉高祖刘邦“斩白蛇”的故事几乎如出一辙。我认为，这是古代大人物起事前的舆论造势。这种“套路”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。据《隋书·经籍志》载，刘裕曾搜集民间偏方，辑为《杂效方》。其身边有位一起出征的族叔叫刘涓子，精通外科方术，善治金疮，著有《鬼遗方》。因此，所谓的“刘寄奴草”也许是刘涓子本人搜集药方时偶得，抑或是刘涓子发现了这种治疗金疮的菊科植物，为成就主子的声望，所以说是刘裕射蛇而得。当然，“射蛇得药”也有可能是刘裕、刘涓子及其他核心层人员共同参与的，使刘裕赢得更多景仰和拥戴的同时，也预示刘裕是“王”，刻意营造一种“天命所归”的舆论氛围，为最终夺东晋江山做铺垫。

虞世南说：“宋祖以匹夫挺剑，首创大业……观其豁达宏远，则汉高之风；制胜胸襟，则光武之匹。惜其祚短，志未可量也。”刘裕当了三年皇帝，就呜呼哀哉了，他建立的刘宋王朝也仅存几十年便被萧道成的南齐代替了，以他的小名命名的刘寄奴草却流传千载。这也许是刘裕始料未及的吧！

秀瀑

天使 摄 小松 诗

流水切割着时光
一路飞珠溅玉
前后左右，上下里外
每一个角度的凝视
都是一次次精彩的飞翔

来路是那么清晰
归途是如此壮丽
在一棵树开枝散叶的地方
风雨中挥舞的激情
总闪烁着四季的彩虹

此刻，有谁能读懂你的心情
一次没有退路的选择
成就的竟是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
是的，如果岁月可以重来
我们也会像你一样站在悬崖上
向着梦想俯冲而去

第一〇四五期

河姆渡

□方其军

雅丹

有一个景区取名为魔鬼城
我与同行人说：大俗或许大俗即大雅，还很精准
那些假想的狮子、豹子、猴子若是真的
可见被风驯养
流水似的刀痕，留下暴力的回声
地下有石油，有恐龙化石
供奉现代的经济报表和学术期刊
我想，这里曾有他们

面朝火焰山

那横亘的，是日子的伤疤
有人想翻越，有人安于一隅
无非非约的灼痛
提醒时间的盆地必须经受
有人说，吴承恩的唐僧师徒其实是内心挣扎的一个人
我觉得，至少还住着

铁扇公主和牛魔王，应时唤醒
辛丑观潮节，
在布尔津县城赏月

硕圆金黄的月
挂着西北狼的嚎叫
悬在江南的桂花树
都说月的行走，是失水的潮汐
那么，我借一城的月色
在白桦林，仿一截钱塘江的影像
余姚的亲人，梦里若有潮水的清响
那一定是阿勒泰山的月光
被我的想念煮沸

我们不曾弄丢月亮

□严凯捷

我们不敢直视太阳，但喜欢深情地凝望月亮。无论历史翻到哪一页，头顶的这一轮明月始终如一，照彻古今。

今年中秋节那天，琴姐姐早早地在家中里摆好桌椅，放上水果和月饼，呼朋唤侣，共度佳节。坐在她家的院子里，我们“晒”着月光，喝着茶，品着月饼。万物沉浸在月华之中，美得像一朵朵百合。伴着几声犬吠，我还不断闻到四周植物的清香。院子外面是“稻花香里说丰年”的田野，已丰收在望、秋虫欢鸣。朴实的土地，朴素的人儿，清雅的院落，悠然见到东篱下的菊花和远处的南山。

“杏花楼”的月饼让大家不约而同地记起那句“借问酒家何处有？牧童遥指杏花村”。诗意翩飞起来，还渲染了文学的浪漫。今人不见古时月，今月曾经照古人。古时候的月亮神秘美

丽，月亮承载着光阴的痕迹，已经陪伴世人度过无数个月圆之夜。月亮肯定是上了年纪的，见过历朝历代无数大人物、小人物。上了年纪的月亮却没有沧桑感，依然骄傲地亮着，千古如此。月亮啊，曾经，李太白为你豪饮，苏东坡为你放歌，但你没有因赞叹而改变自己，你依然做了月亮。

中秋的圆月如童话一般，让我们想起美好的时光。月光唤醒了记忆，可以讲述的东西变得五彩缤纷，过往的许许多多事情，一桩桩，一件件，使心的世界和外界的世界融合在一起，找到许多值得庆幸的所在。

前朝往事一一打开，今天往后事一一说开。科技发达的今天，尽管知道月亮上是怎样的，但当我们仰望月亮的时候，还是会自然而然地想到嫦娥和她的玉兔。而想起小

时候一家人“夕露沾我衣”“带月荷锄归”的情景，感动流淌在心头。

浩瀚的夜空下是小小的我们。明月轻风送来丹桂的清香，幸好我们不曾弄丢盈盈星空、皎皎明月。明月把竹枝映成了窗花。月下的我们揽一轮明月入怀，是多么富有诗情画意啊！现代的夜晚是古典的、传统的，与现代文明无关。于是，月下的我们多一份宁静和纯净。我们举头望明月，却不用低头思故乡，因为我们就在故乡的怀抱里。我伸出一只手，接住一片月光。月光下的人儿变得跟以往不一样了，因为月光温暖心房，特别是在中秋的月光下，有记忆挥散不去，有思量越发深重。

我早已经看透了人间聚散和世界变化，一回头，看见爱的人就在身边，朝夕相处，心有灵犀，幸福的味道充满全身。我看见月亮在眼里微笑……